

● 阮卓軒先生絕筆

予丁酉年生三四歲不省怙恃。三歲父沒。四歲母沒。提携鞠育惟祖母是依。十歲祖母沒。祖母六十三年。列尊叔養之教。之辰遭家多故。學業弗就。列尊叔惟予是望。是憂。携往學于岫幢陳先生。諱珠。己酉舉人。應和知府。授以小學。學小段。予兄弟惟姊一人。長予五六歲。後歸于安丁樸軒黎兄。予因黎兄勸往受業于寶篆范先生。諱喜。九中秀才。壬子科舉人。富平教授。辰予年十六歲。先生樂爲俯就。三年中學稍進益。後子哭先生有云。心印易差。遺囑慇懃。長派侯之孫女岳父母勸以書燈俾與內兄讀書論文。十九歲往學于省堂學政吳先生。諱逢。石河人。舉人。有爲學論。先生批云。勉之。無忝其父。無負其師。斯可矣。深佩服人師難得此身成立想由來。年十八志以忠孝爲根本。詞頗流利。先生因有取焉。自此稍有文名。予心自懦。學力尙淺。偶有一得。深惟名浮于實。是懼。是年秋試中一場。二十歲。携舅氏子阮寵遠遊乂安。受業于葛岸黃先生。秀才。長僅數閱月。水寒熱等證。年七十。數閱月。水土不服。遂成大病。白潤還精。二叔往攜歸家居調治。祖父所遺薄田數頃。典雇以資藥餌。予內亦自外家歸代操井臼。艱苦共嘗。辰本縣訓導陳先生賜之藥方。服頗有效。先生諱立。雲耕人。舉人。予往習見其病。賜雙補丸。出馮氏。惟以山茱爲君甚效。是年二十二歲。省覈中優項。三秋試中一場。家居燈火弗繼。小灘館主要至課童。因得受業于萬川阮先生。諱品。甲辰科副榜。山西督學。病回授徒。年二十六。秋試一場落第。歸于蓬萊居塾。日與一二朋友。河內王維楨。後中舉人。清化總督。席上論文。不敢少懈。年二十八。生子豪。是年秋試三場落第。文在批頭。以落題字黜。中有語云。爾名在義籍。秀政普期與。

阮卓軒先生絕筆

汝來。問及處世能得幾。何則。語以讀書得十遍。

得喪悲歡。若已前兆。三十一年。自念久離師友。學殖將落。遂往南遊。受業于三登。

黃甲范先生以定所學。

反先生發論。有桐江一絲扶漢九鼎。予率意而作。先生深有取焉。

是年八月日夜。與黎內兄同宿。有夢一句云。天勅

解元名嗣。至試期果中舉人第一名。與黎內兄同榜。人生得喪。豈偶然耶。經二會試不第。例得從政。仍乞回貫肄業。嗣德二十六年。北圻有事。四城不守。省藩范大人。

諱慎遜。雅有知識。由大人知桂陽六七年。言於制

臺給憑。從次萬不獲。已召募手勇得一千零。充辨次務。自因和約無事。戰守隨以病告家居。適有山寇水寇。地方不寧。省臣疏帮辦軍務。藥山同覩屢獲勝狀。蒙賞授安勇知縣。繼因陣匪擾動轄民。大兵住縣蒞。夫餉擒防幸獲妥濟。省臣疏舉領諒江府知府。

疏叙有云。爲人不擾。盡心民事。其於擒防又爲得力。辰寔爲府縣中最出色。又云。盜畏如神。民親如父等語。

辰因上國兵官帶將弁勇二十四營。往來會勦太原清匪。路所必由。予在府逾一年。惟夫餉供應有不

遑處。省官疏請升侍讀。充辨省務。因病回貫調治。自此家居不復與知省務。

香早金江課畫皆於是年。

繼因李匪擾

動沿邊。匪渠李揚才自北起事。勢甚猖獗。人情騷動。省官咨促回省商辦次務。強應數月。又以病回。嗣德三十三年。南定

督部阮公。諱仲合。金樓人。無半面之雅。無片紙之情。憑於衆論。疏舉商辦南定省務。辰先帝惡聞告病者。雖病

力疾供職。纔數月。按察缺出。蒙升按察使司。三十四年孟春。自念巨閫事繁。美缺人指。因請往邊屯墾。少效微勞。幸蒙準陞授太原布政使。未週一年。辰新設巡撫。省務已有專責。乞依前請專事屯田。

是年轉回雅南經理事宜。嗣德三十五年。北圻諸省相繼失守。隨復帶將原勇與省官分防守地轄。是年四月初十日。嘉林之戰被傷。中傷乳瘻。甚是危急。蒙賜銀二十兩。以資調治。幸得平復。兼充贊襄。再將手勇防

截沿江一帶。嗣德三十六年六月日丁有國孝建福元年升侍講學士。正三品辰因多事屯田無效。北寧雅南相繼失守。自此再往金江避地。課童謀以終老。咸宜元年京城有事。蒙寔授布政使。充北圻贊理軍務。再回本省與三省紳豪連結民勇。與之拒戰。僅得數月。勢力弗支。紳豪各解。勢難再合。或死或遁。各隨義分。以不失臣節焉耳。惟所恨者。事君不能盡忠。多負知遇。爲之柰何。徒以抱恨於無既悲哉。嗟夫。予少而孤。哀貧病。詩書世業。惟恐失墜。幸叨一第。自分力微性懦。難可用世。所以久無宦情。安於恬退。惟思勸子課弟。以保守常業。偶被浮名。爲君相所簡知。歷蒞府縣。以至省堂。不敢不勉盡心力。非敢邀功。但求免過焉耳。至若事親之孝。夫婦父子之間。族黨朋生之義。甚多欠缺。則亦學之弗至。身之弗力。之所致者。因自述以示我子孫。俾知所法所戒云耳。

△自分歌

嗟嗟造物。奚以我爲生。予我以志。而短其智。予我以誠。而病其形。既不能爲駒。之昂昂千里。又不能爲鳬。之泛泛中行。既不能爲鰲鳥。之竦身側目。又不能爲隱豹。之歛彩藏聲。嗟嗟造物。奚以我爲生。濫從科宦。歷閱周星。久安恬退。偶此艱貞。忽聞有命。不敢以違。寧名義爲重。利害爲輕。欲以理勝。難以勢爭。悍然不顧。有爲無成。嗟嗟造物。奚以我爲生。上無以報答君父。下無以拯濟生靈。內無以義誨子侄。善化族里。外無以忠信從者。始終朋情。民生三事。慚負涕零。嗟嗟造物。奚以我爲生。生而沉淪於苦海。何如死而同乎天地。杳冥生而爲人間之懸疣附贅。何如死而爲江山之瓊枝玉英。珂露水碧濃。常山青一寸淨地。千古佳城。悠悠乎洋洋乎。朔之劍空之詩。藤之椿。相與爲陟降。左右風雨雷霆。以洗乎彌天之腥。嗟嗟造物。奚以我爲生。疇昔之夜。與屈子平對我言。

去吊就賀。去賀就吊。戲劇數段。酒觴未傾。四月二十四夜。夢見屈原與我對坐觀戲場。且謂人生在世如傀儡一場。從我者去十吊就十賀。從他者去十賀就十吊。對飲久之。覺而知爲夢。而今焉如夢而覺如醉而醒。知者或譏其過憤。不知者或惡其要名。知不知又安計當世後世之是非枰衡。自知自分聊以自銘。嗟嗟造物奚以我爲生人。誰滿百年又零。我爲孽累當解纓。而又何羨乎人生之長勤。傷苦海之零丁。嗟嗟造物奚以我爲生。尙其歸告家兒。祝我故室。昔卿於家之江。今我於國之江。雖不得同辰同日。猶得同流同清。嗟乎造物奚以我爲生。

▲文學 鑑賞與批評

(續)

曹聚仁原著

唐代文章界。有有價值之創作而無有價值之評論。韓愈之流。逐逐於儒家迂論。其陋甚矣。惟司圖空評論唐代詩家。頗中肯綮。與王駕評詩書云。國初主上好文雅。風流特甚。沈宋始興之後。傑出於江寧。宏肆於李杜極矣。右丞蘇州。趣味澄夐。若清浹之貫達。大歷數十公。抑又其次焉。力勍而氣孱。乃都市豪作耳。劉夢得。楊巨源。亦多有勝會。閨仙無可。劉得仁等。時得佳致。亦足滌煩厥後所聞。逾褊淺矣。寥寥數十言。其詩眼誠卓越也。其著二十四品。爲後世神韻說之宗。二十四品者。雄渾冲澹、纖穠、沈着、高古、典雅、洗鍊、勁健、綺麗、自然、含蓄、豪放、精神、真_秀、邊密、竦野、清奇、委曲、實境、悲慨、形容、超詣、飄逸、曠達、流動。是也。其釋各品。繫以四言韻語。

冲澹——素處以默妙機其微。飲之太和。獨鶴與飛。猶之惠風荏苒在衣。閱音修篁。美曰載歸。遇之匪深。卽之愈稀。脫有形似。握手已違。自然——俯拾卽是。不取諸隣。俱道適往。着手成春。如逢花開。如瞻歲新。真與不奪。強得爲貧。幽人空山。遇雨采蘋。薄言情悟。悠悠天鈞。

清奇——娟娟羣松下。有漪流。晴雪滿汀。隔溪漁舟。可人如玉。步屧尋幽。載瞻載止。空碧悠悠。神出古異。淡不可收。如月之曙。如氣之秋。

含蓄——不著一字。盡得風流。語不涉已。若不堪憂。是有真宰。與之沉浮。如涤滿酒。花時返秋。悠悠空塵。忽忽海濱。淺深聚散。萬取一收。

纖濃——采采流水。蓬蓬遠春。窈窕深谷。時見美人。碧桃滿樹。風日水濱。柳陰路曲。流鶯比隣。乘之愈往。識之愈真。如將不盡。與古爲新。詩境既超妙。立言則古奧。文學評論中之可珍者。宋人之詩。合「好對仗。引奇字。考據」三者而成。宋人詩話甚多。亦無一不深中此病。惟嚴羽之滄浪詩話。獨主情性。

一、詩之道在妙悟。——「大抵禪道。惟在妙悟。詩道亦在妙悟。且孟襄陽學力下。韓退之遠甚。而其詩獨出退之上。一味妙悟而已。惟悟乃爲當行。乃爲本色。」

二、詩之法有五。——「詩之法有五。曰體製。曰格力。曰氣象。曰興趣。曰音節。」

三、詩學不闢窮理。——「夫詩有別材。非闢書也。詩有別趣。非闢理也。然非多讀書。多窮理。則不能極其至。至所謂不涉理路。不落言筌者上也。」

四、曰詩重興趣。——「詩者吟詠情性也。盛唐諸人。惟在興趣。羚羊挂角。無跡可求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。不可湊泊。如空中之音。相中之色。水中之月。鏡中之象。言有盡而意無窮。」

五、曰詞理意興。——「詩有詞理意興。南朝人尙詞。而病於理。本朝(宋)人尙理。而病於意興。唐人尙意興。而理在其中。漢魏之詩。詞理意興。無迹可求。」

金元好問爲一代作家。著有論詩絕句三十首。於魏推尊曹植、劉楨、阮籍。於晉推尊劉琨、陶潛。彼側重自然。故於劉宋則重謝靈運。於唐則重柳宗元。故其詩有云：「詩家總愛西嶺好。獨恨無人作鄭箋。……只知詩到蘇黃盡。滄海橫流卻是誰。……論詩寧下陪翁拜。未作江西社裡人。」

元代而還。曲與小說於文學上佔重要之地位。詩則陳腐萎靡。日趨衰老。評論家以評詩者爲多。如李夢陽何景明之格調說。王漁洋之神韻說。袁枚之性靈說。各有其地位。評曲者則有金聖嘆之評西廂。李漁之閒情偶寄。評論小說惟有清初之金聖嘆耳。

明弘治正德之際。李夢陽何景明發揮格調之說。李之論文學先之以道說。謂「道自道者也。有何所皆非也。」

夢陽道序

蓋彼以道爲人之終極目的。惟見道深。然後能發爲文。故曰：「古之文以行。今之文以葩。葩爲詞。腴行爲道。」

文箴

又曰

「文猶不能爲。而矧能道之耶。」

駁何氏論文書

既以道爲文之根柢。則

厭浮華而斥虛飭。乃必然之理。李氏文推漢之賈誼。謂「漢興。誼之文最高古。」

刻賈子序

又曰：「西京之後。作者勿聞矣。」

論學上

又曰

「然李氏之合道於文。與宋代理學家之斥詞章爲玩物喪志。則又不同。李謂

孔子亦常言：「小子何莫學夫詩。」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矣。何可以文學爲末技耶。」

李夢陽之詩的見解。嘗借日月風雲雪以明之。謂「雪益之色動色則雪。風闌之香動香則風。日助之顏動顏則日。雲增之韻動韻則雲。月與之神動神則月。故遇者物也。動者情也。情動則會。心會則契。神契則音。所謂隨寓而發者也。」

梅月先生詩序

是以「竅遇則聲。情遇則吟。」

鳴春集序

故其論詩以詩爲人之

自鳴。「民詩采以察風。士詩采以察政。二者塗殊而歸同矣。故有政斯有俗。有俗則有風。」

觀風河洛序

夢陽論詩以漢魏六朝盛唐爲宗。尊其高古宛亮。謂「詩至唐古調亡矣。然自有唐調可歌詠。高者猶足被管弦。宋人主理不主調。於是唐調亦亡。」

岳昔序

又嘗謂「詩有七難。格古調逸氣舒旬渾音。

圓思冲情以發之。七者備而後詩昌也。然非色弗神。入計又嘗謂「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。文之勢也。聯而比之者事也。柔澹者思也。含蓄者意也。典厚者義也。高古者格也。宛亮者調也。沈著雄麗者才之類也。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。中和者氣之最也。夫然又華之以色承之以味溢之以音。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衆書具也。」駁何氏論文書

夢陽之賞識古詩。蓋有獨見。謂「古詩妙在形容之耳。所謂水月鏡花。所謂人外之人。言外之言。形容之妙心了了而口不能解。卓如躍如。如有而無。無而有一。」論學下

入計

又謂「三百篇色商彝周敦乎。苦

漬古潤矣。漢魏佩玉冠冕乎。六朝落花豐草乎。初唐色如朱櫺而繡闌盛者。蒼然野眺乎。中微陽古松乎。晚幽嚴積雲乎。」潛虬山人記

何景明與李夢陽同唱返古之論。而夢陽主摹擬。景明主創造。景明詩思清俊。夢陽雄鷺高騫。此其異趣也。景明論歷代詩之興衰。謂周末王蹟息而詩亡。孔子孟軻蓋常慨歎之。漢興尚文。詩有古風。風氣規模猶樸略宏遠。魏繼漢後作者甚盛。然其風斯衰。逮及六朝。作者益盛。而其風益衰。其志之流。其政之傾。其俗之放。靡靡乎無所底止。唐之詩詞工。宋之詩談理。雖代有作者。而漢魏之風蔑如。明初詩人尙習元風。累朝遞革。風格漸上。至弘治正德之間。而盛。蓋與李大同而小異也。

格調說有內外二義。內爲詩意外爲詩之組立。意之部爲精神上之要素。格之部爲形式上之要素。

調之部爲一字之音調。以及全體關係所含之音調。總括所論可分六項。

- 一、格調與詩意相應。二、正意以正格調。
- 三、斥浮華貴質實。
- 四、斥靡弱貴雄渾。五、以道德爲立足點。
- 六、實字的。

格調說之立論。雖高而與文學進化之流相反。且徒事摹古。但存軀殼。一優孟衣冠耳。

王漁洋之神韻說。一明代格調說之反動力也。其說遠源於滄浪詩話與二十四品。自謂「嚴滄浪論詩云：『盛唐諸人唯在興趣。』羚羊掛角，無跡可求。透徹玲瓏，不可湊泊。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。水中之月，鏡中之象。言有異而意無窮。」司空表聖論詩亦云：「味在酸鹹之外。」康熙戊辰春，抄歸自京師，居宸翰堂，日取天寶諸公之篇，什讀之於一家之言，別有會心。錄其尤雋永超詣者，三昧集序，故欲明神韻說，可以詩境與禪境作一對比。

漁洋云：「嚴滄浪以禪喻詩，余深契其說，而五言尤爲近之。捨筏續文，禪家以爲悟境。家詩以爲化境。詩禪一致，等無差別。」蓋莊子之嗒然偶喪，柳子所謂萬化冥合，與佛家之坐禪入定，其理一也。禪境之柳綠草紅，與詩境之水流花開，亦一也。漁洋一再引司空圖之詩品，傾心於「自然」「清奇」「含蓄」「纖穠」四者。又愛唐王昌齡之「空山多雨雪，獨立君始悟」，戴叔倫之「藍田日暖良玉生烟」，劉悅之「氣如蛟宮之水」，宋蘇軾之「空山無人，水流花開」，姚寬之「山高谿深，萬籟蕭蕭，古無人蹤，惟石峩嶢」。其發之於我心，出之爲詩句，意格自高妙，與格調論者截不相同。

漁洋又以畫比詩曰：「余嘗與荆浩論山水，得聞詩家之三昧。其言曰：『遠人無目，遠水無波，遠山無皴。』」又王懋野客叢書云：「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，略有筆墨，意在筆墨之外。詩文之道，大抵皆然。」一日漁洋於秋雨之中，與其宗姪茂京論畫理，茂京大約謂始貴深入，既貴透出，又須沈著痛快。此義詩文相通。又茂京曰：「爲畫者始貴能入，繼貴能出，要以沈著痛快爲極致。予難之曰：『吾子元推雲林，明推文敏，彼二家着畫家謂爲逸品，所謂沈著痛快者安在？』給事笑曰：『否，否。以古畫間遠見而中實，沈著痛快，此非流俗所能知。』予曰：『子之論畫至矣，非獨畫然也……子論畫而通乎詩矣。」帶經堂始深入而後透出，於古畫間遠中寔沈著痛快，神韻之妙即在此。未完

◎文苑

鳴鶻詩集

(續)

△春日戲題南牆隣
南鄰偏得飽。北舍尙含饑。總被高牆隔。春風來也。遲高牆。總爲礙。不礙陽春色。物我本來同。何有分南北。

◎新年戲題

新年八九日。氣象何雄哉。只有高朋至。曾無債客來。

▲欲與人爲友

欲與人爲友。其如友有妻。總關倫義處。安得多沙彌。

◎侶琴丈人以衛生之歲領鄉解。今年七

十二矣。嘗以自壽詩見示。作此以獻。

公之領解年。衛生髮未燥。衛今及五旬。宜公聿既耄。世故歷桑滄。斯人泣顛倒。栖栖七十翁。奔走長安道。將無以度日。却有彌年飽閱了幾番。

人紛紛開謝早。而公竟常在。剩有風流好。衆人多卑公。衡獨敬其老。則又被浮言來思圖自保。皇皇覓衣食。耿耿傷懷飽。人皆遠嫌疑。誰肯念枯槁。感公時顧我。諄諄見忠告。心爲天下惜。愧非天下寶。祇此一片心。公宜長壽考。

◎多壽

多壽斯多辱。還當畏後生。晨辰兒子行。一轉以爲兄。

★情詩

情詩一首偶於城東門得之。

邇來聞有命。不屑與交遊。惟是子之故。使我心長愁。可惜舊日情。却從江水流。水流終到海。人自有回頭。

◎客衣單

了侯雅言。詞云。客衣單。客衣單。千里夢魂空。歌行路難。

天意將爲暖。人情已厭寒。狐裘泣紅日。何患客

衣單。